

【胡雪巖系列】

胡雪巖

(中)



高陽作品集

2

胡雪巖
(中)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2

胡雪巖(中)

1974年6月初版

1998年10月初版第二十九刷

1999年10月二版

2002年11月二版九刷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胡雪巖(中)平裝新臺幣300元

胡雪巖系列精裝一套六冊

精裝新臺幣2400元(不分售)

著者 高陽
發行人 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電話：(02)26418661
台北忠孝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F
電話：(02)27683708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電話：(02)23620308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電話：(07)2412802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校對者 黃榮珠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 ISBN 957-08-2006-3(中冊：平裝)

胡雪巖系列(全六冊) ISBN 957-08-2008-X(一套：精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胡雪巖 / 高陽著，--二版，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1999年

496面；14.8×21公分，-- (高陽作品集；1-3)

ISBN 957-08-2005-5(上冊：平裝)

ISBN 957-08-2006-3(中冊：平裝)

ISBN 957-08-2009-8(下冊：平裝)

ISBN 957-08-2008-X(一套六冊：精裝)

〔2002年11月二版九刷〕

857.7

88013002

12

到新城先到富陽，走錢塘江這條水路；等送行的王有齡一走，嵇鶴齡把胡雪巖留了下來，說還有幾句話要談。

到船艙中坐定，他從拜匣裡取出一張梅紅單帖，放在胡雪巖面前，上面寫的是：「嵇鶴齡，以字行。湖北羅田人，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四午時生。」

「喔！」胡雪巖笑道：「你倒真巴結，應該我先去討瑞雲的八字來給你。其實，這也可以不必。」

「不是，不是！」嵇鶴齡搖著手說，「這張帖子是交給你的。雪巖兄，我想高攀，我們拜個把子。」

「這——」，胡雪巖楞了一下；接著喜逐顏開地說：「那是我高攀了！不過，此刻來不及備帖子，而且也要磕個頭。」

「這都好辦，等我新城回來再行禮。」嵇鶴齡說：「相知貴知心。如果你不嫌棄，此刻我們就改稱呼。你今年貴庚？」

「我小得多。」胡雪巖改了稱呼，叫一聲：「大哥！」接著便給「大哥」磕頭。

嵇鶴齡急忙也跪下還禮，自然稱他「二弟」。兩人對拜了一拜，連「撮土爲香」都用不著，就結成了異姓手足。

拜罷起身，彼此肩上的感覺便都不同了，嵇鶴齡是減輕而胡雪巖是加重；「大哥！」他說，「你儘管放心到新城去，專心一致辦事；家裡一點都不用記置，一切都有我！」

「那自然要託你。」嵇鶴齡又說，「不過眼前有瑞雲在，也沒有甚麼不放心的，我走了，你也趕緊動身到上海去吧！早去早回，我們換帖子請客。」

「好的，我曉得，一路順風。」

胡雪巖離船登岸，坐轎進城。等王有齡到家，他接著也到了，他那裡；臉上是掩抑不住的笑容，王有齡夫婦都覺得奇怪，問他甚麼事這麼高興？

「你們兩位再也想不到的，就雪公上了岸那一刻功夫，我跟鶴齡拜成把弟兄了。」

「太好了！恭喜，恭喜！」王有齡對他妻子說：「太太，這一來我們跟鶴齡的情分也不同了。」

「真成了一家人，至親好友，原是越多越好。」

「說到這一層，我倒想起來了。」胡雪巖從馬褂口裡摸出個紅封套遞向王太太。

她不肯接：「這是甚麼？」

「瑞雲的聘金——。」

話沒有完，王有齡先就亂喊：「不行，不行！這怎麼好收他的？妳還給他。」

「慢慢，你不要吵！」王太太揮揮手說：「我先要問問清楚，瑞雲怎麼樣？她自己答應了沒有？」

「看樣子是千肯萬肯的了。」

「那有這麼快？」王太太不信，「她到底怎麼說的？」

「這也用不著明說。」胡雪巖把昨晚上的情形講了一遍；這些眉目傳情，靈犀暗通的事，本來就是最好的話題，胡雪巖又有意刻劃入微，所以把王有齡夫婦聽得津津有味，都是微張著嘴，聳起兩面脣角，隨時準備放聲大笑的神態。

「差也差不多了。」等他講完，王有齡點點頭說。

「到底不是甚麼『千肯萬肯』，總還要我來說兩句，她才會鬆口。」

「拜託，拜託！」胡雪巖拱一拱手，趁勢又把紅封套遞了過去。

王太太已經接到手裡，王有齡一把奪了回來，塞回胡雪巖：「這不能收的。」

「沒有甚麼不能收。」王太太接口，「我們瑞雲是人家聘了去的，不是不值錢白送的。兄弟，你把聘金交給我，我另有用途。」

「妳有甚麼用途？」王有齡大為不悅，幾乎要跟太太吵架了。

「我說給你聽！」王太太的聲音也很大，「瑞雲一份嫁妝歸我們預備。這一千兩銀子，我另外交給她，是她的私房錢。請問王大老爺，可以不可以？」

王有齡的表情立刻改變了，歉意地笑著，卻用埋怨的語氣回答：「太太，妳何不早說？」

「現在說也不晚。」王太太拿著紅封套，得意地走了。

「雪巖！」王有齡略有憂色，「我們先商量一下，萬一嵇鶴齡此去無功，下一步該如何？」

「先撫後剿」的宗旨是早已定好了的，撫既不成，自然是派兵進剿，何須問得？但胡雪巖了解他的內心，便不肯這麼回答，只說「你不必過慮！鶴齡跟我說過，無論如何，自保之策，總是有，可見得他極有把握。而且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此去沒有後顧之慮，專心一致對付公事，當然無往不利。」

聽他侃侃而談，聲音中極具自信，王有齡不知不覺受了鼓舞，愁懷一放，連連點頭。

「還有，雪公，」胡雪巖又說，「你正鴻運當頭，瑞雲也要託你的福；她又是一副福相，看起來必有幫夫運，所以鶴齡一定馬到成功。瑞雲遲早是個『掌印夫人』！」

這一說，王有齡越發高興，「不錯，不錯！我也覺得，這無論如何不是倒楣的時候。」他又說：「等鶴齡功成回省，我一定力保他接歸安縣。這個缺，一年起碼有五萬銀子進賬。」

胡雪巖心想，歸安縣現在由王有齡兼署；保了嵇鶴齡，就等於從他自己荷包裡挖五萬銀子出來。一時慷慨，終必失悔，卻又是說不出的苦；朋友相交，到了這地步一定不能善始善終，倒要勸一勸他。

「歸安是一等大縣，只怕上頭不肯。如果碰個釘子，彼此不好，我倒有個想法。」

「噢！你說——一定是好主意。」

「你看是不是好主意？」胡雪巖說，「海運局的差使，你又兼顧不到，何不保鶴齡接替？」
「啊！」王有齡恍然大悟，「對了！這才是一舉數得。」

胡雪巖懂他這句話的意思，這一舉數得就包括了他的便利在內；嵇鶴齡接替海運局的差使，他經手的幾筆墊款、借款、料理起來就順利了。

「準定這麼辦，」王有齡又問，「你那天走？」

「至遲後天一定要走了。」

「那好，你辦完了事就回來。」王有齡放低了聲音說：「我託你帶筆錢去。」

帶給誰？心照不宣；胡雪巖只問：「帶多少？」

「給她二、三百兩銀子吧！」

「知道了，我替你墊付二百兩，回來再算。」

於是胡雪巖回家重整行裝。第二天抽出功夫來，親自上街買了好些茶食，去探望嵇鶴齡的子女；只見瑞雲把那六個孩子料理得乾乾淨淨，心裡大為寬慰。他跟嵇鶴齡拜把子的事，沒有跟他的兒女說，卻跟瑞雲說了。正在談著，來了位意想不到的「堂客」，是王太太。

她的來意，胡雪巖明白；他沒有理由妨礙她們談正事，便笑笑走了。

一到松江，仍舊在出四鯉鱸的秀野橋上岸，胡雪巖沒有帶跟班，卻有許多零零碎碎的行李，多是些杭州的土產，但他不怕照應不了；叫船家找了轎子和挑夫來，關照到通裕米行，那就連價錢都不用講，因為「車、船、店、腳、牙」雖然難惹，卻也十分開竅，通裕米行的後台是誰？碼

頭上沒有一個人不曉得，也沒有一個人不賣賬。

到了通裕，卻好遇見陳世龍在門口，一見面就說：「胡先生，我天天在盼望，爲啥到今天才到？」

「說來話長。」胡雪巖問道，「尤五哥在不在松江？」

「昨天晚上剛從上海回來。」

「好，進去再說。」

通裕的人聽見聲音也迎了出來，代爲開發轎子挑伕；把他奉爲上賓，同時趕緊派人去通知尤五。

「不必，不必！」胡雪巖攔著他們說，「我去看尤五哥，跟他一起到老太爺那裡請安。」說著，便檢點土儀，叫陳世龍拿著跟了去。

尤五家住得不遠，不必再用轎馬。陳世龍一面走，一面把到了松江以後的情形，扼要的報告，人是分開來住，陳世龍住在通裕，老張住在船上，阿珠就住在尤五家。

胡雪巖心裡明白，尤五仍舊當阿珠是他的心上人，所以特加禮遇；這且不去管她，他關心的是貨色。

「貨色進上海絲棧了。」陳世龍說道，「是尤五叔作的主。堆在上海二洋涇橋北大街的裕記絲棧；棧單在尤五叔那裡——他要交給我，我不肯收。不過一張記數的單子，還在我手裡。」

陳世龍算是機警的，棧單在人家那裡，自己留著一張計數的單子，多少算個字樣。其實無

用！把棧單收了下來，原是正辦；否則就索性大方到底。捏一張記數單子算是啥名堂？

這是陳世龍做事不夠老到，也正是自己要教導他的地方；但此時此地，不便多說，點點頭就算了。

到了尤五那裡，只見高朋滿座，胡雪巖方在躊躇，尤五已迎了出來，神情顯得異常親熱。兩個人拱拱手打過招呼，尤五拉著他的手問道：「我以爲你還有幾天才來。王大老爺的公事有了頭緒沒有？」

他怎麼會知道王有齡的公事？看一看陳世龍，神態自如，顯然不是他告訴尤五的。然則消息何以如此靈通？胡雪巖飛快地在心裡轉念頭，同時口中答道：「有頭緒了！不然我也抽不出身來。」

「好的！回頭我們細談。」尤五把他拉到一邊，低聲說道：「廳裡那班『神道』，我不替你引見了。你懂？」

胡雪巖一想就明白，很爽脆地答了一個字：「懂！」

「那好。你先請到通裕去，等我『送鬼出門』馬上就來，」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！我們在老太爺那裡碰頭好了。」

「老太爺倒常提到你。我派人領了你去。」尤五又拍拍陳世龍的肩膀說：「這位小老弟也見過老太爺，蠻喜歡他的。」

聽得這句話，陳世龍臉上像飛了金一樣：「那還不是看胡先生的面子。」他一半謙虛，一半

說的也是實話。

於是由尤五派了人，陪著到他老頭子那裡。「老太爺」已經退隱，除了有關一般的大計以外，別的事都已不問：每天空下來的功夫，都在徒弟孫陪侍閒談中打發。最近興致不佳，但見了胡雪巖卻是十分高興；這有許多原因，最主要的一點是，他覺得胡雪巖頂對勁。

問過安，獻上土儀，老太爺叫都打了開來；大部分是茶食之類的東西，他每樣都嘗了些，不斷說好。這樣亂過一陣，算是坐定了，老太爺吩咐：「你們都到外頭坐坐！我跟胡先生有話說。」

摒人密談的事，除非是對尤五；現在對一位遠來的「空子」也是如此，大家不免詫異。不過也沒有人敢問；一屋中十來個人，都靜悄悄地退了出去。

「雪巖！」老太爺扶著他的肩說，「最近我興致很不好。兵荒馬亂，著實有些擔心。老五呢，能幹倒能幹，運氣不好，輪著他挑這副擔子，一天好日子都沒有過過。我做老頭子的，覺得對不起他。」

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！老太爺，你實在可以想開些；船到橋門自會直，憑五哥在外頭的面子，無往不利，老太爺何必替小輩擔心？」

「江湖上總還好說，官面上事，再是朝廷的聖旨，教他有啥法子？雪巖，你倒想想我們的處境！」

胡雪巖明白，這是指漕米改為海運，漕幫有解體之危。這件事，他當初也想過，打算盡點

心；都爲接二連三地有所發展，忙得連想這件事的功夫都沒有。所以這時一聽老太爺的話，內心立即泛起濃重的歉疚。

「現在做官的人，不是我說句看不起他們的話，『江西人補碗，自顧自，』妻財子祿最要緊！不然，不會弄成今天這樣子的局面——。」

老太爺大發了一頓牢騷，說的卻是實話。這胡雪巖心裡也很明白，是對漕米海運有所不滿；或者說，不替漕幫謀善後之策有所不滿。不過他覺得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官府，但這話此時不便說，說也無益，所以保持著沉默，要等弄清了他的意思再作道理。

「現在能替朝廷和老百姓辦事的人，不是我恭維你：實在只有像你老弟這樣的人！」老太爺又說，「王大老爺的官聲，我也有點曉得，算是明白事理，肯做事的官。爲此，我有句話想跟你老弟你說！」

「是的，老太爺儘管吩咐。漕幫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效得上勞的地方，我當我自己的事一樣。」

「所以我要跟你談。除了你夠朋友、重義氣以外，還有一層，你見得事明，決不會弄錯我的意思。老弟，」老太爺湊過頭來，低聲說道：「一個人總要放他條路走，狗急跳牆，人急懸梁，何況我們漕幫的情形，你是曉得的，好說話很好說話，不好說話也著實難弄。事情總要預先鋪排，等抓破了臉，再想來擺平，交關吃力。雪巖，王大老爺還兼著海運局差使，請你勸勸他，不要顧前不顧後，替我們漕幫弟兄也要想一想。」

這番話聽得胡雪巖暗暗心驚，看樣子漕幫內部怨氣沖天，一旦紙包不住火，燒開來會成燎原之勢。局勢已經夠亂了——聽說太平天國跟洪門有關；如果再加上「安慶」一起造反，越發不得了。

做生意總要市面平靖，而市面的平靖，不能光靠官府，全須大家同心協力；胡雪巖一向有此想法，所以聽了老太爺的話，細想一想其中的利害關係，自覺義不容辭，有替漕幫好好出番力的必要。

於是很鄭重的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的話，也不光是顧自己，是爲地方著想。一條運河，從南到北，沒有甚麼省界好分；只要我用得上力，一定效勞。」

「對呀！」老太爺拍拍他的背說，「所以我說你『見得事明』，曉得休戚相關，不分彼此，事情就好辦了。」

「那麼，老太爺，你請吩咐，要我回去怎麼說？」

老太爺略想一想答道：「第一、時世不同了，海運當然也有好處，不過河運也不是一點用處都沒有。請你跟王大老爺說，河運能維持還要維持。」

這意思是漕米不必盡改海運，要求也不算過分；胡雪巖點點頭說：「這應該辦得到的。」

「第二，」老太爺又說，「漕幫的運丁，總該有個安置的辦法。王大老爺也該替我們說說話。」

這更是義不容辭的事，「一定，一定！」胡雪巖滿口答應，「一定會說。」

「我曉得你老弟是有肩膀的。」老太爺拱拱手說，「做官的不大曉得底下的苦楚，難得有你老弟承上啓下，可以替我們通條路子。拜託，拜託！我替我們一幫磕頭。」

「老太爺這話言重了！」胡雪巖又說，「不過，我倒有句話，怕不中聽。」

「你儘管說。」

「我在想，漕幫自己也該尋條生路，譬如『屯田』可以整頓整頓。」

「老弟這話，自然在道理上。不過，說到『屯田』，真正是一言難盡，多少年下來，『私賣』、『私典』的不知道多少？松江獨多『掛戶田』，所以成了『疲幫』。」

「掛戶田」這個名目，胡雪巖還是初次聽到；因而老太爺替他作了一番解釋。「屯田」原是官產，「屯丁」領來耕種，算是皇家的佃戶；因此「屯丁」便有雙重負擔，一是向公家完納正賦，再是論畝出銀、津貼運丁，名爲「津銀」，每畝銀子一分到三、四份不等。所以名爲「屯田」，其實比民田的負擔還要重。

這一來就有許多弊病出現，一種是「丁逃地荒」；一種是爲土豪劣紳，或者衛所衙門的書辦等類的人霸占；再有一種是私賣或者私典屯田——照律法講，以「私典軍田例」，買賣雙方均須治罪，因此有了「掛戶田」這個名目，就是買或典的人，仍舊在屯丁或運丁名下掛戶，完糧納稅，成了有名無實。

「從雍正十三年到道光十八年，屯田清查過七次；其中甚麼毛病，上頭都曉得，始終整頓不出一個名堂來。老弟，」老太爺雙手一攤，「請你想想，朝廷都沒法辦的事，教我們自己如何整

頓？」

「我懂了！」胡雪巖說，「屯既成爲漕幫一累，這事情反倒好辦。」

這話聽來費解，還須胡雪巖補充說明。他認爲田地是樣「絆手絆腳的東西」，不知道多少人安土重遷，只爲家鄉有塊田地捨不得丟下，不肯挺起胸來，去闖市面。松江漕幫的屯田如果有好處，屯丁、運丁或者會在本鄉本土，你爭我奪，事情就麻煩了；既然是個累，丟掉就丟掉，只要公家籌得了辦法，改行就行，無所瞻顧爭執，豈非反而省事？

「老弟，真正要佩服你！」老太爺大爲感嘆，「英雄出少年，你的見解，實在高人一等。」說到這裡，尤五闖了進來。老太爺便把剛才與胡雪巖的談話，扼要地告訴了他。尤五很仔細地聽著；但這只是表示「孝順」，心裡覺得這件事雖然重要，但有力無處使，只有聽其自然；至少在眼前來說是不急之務。因而答了句：「我跟小爺叔叔慢慢商量。」就把話扯開去了。

扯的是閒話，說阿珠在他家作客，跟他家內眷如何投緣？胡雪巖自然要客氣幾句。他從話風中聽出來，尤五似乎有事要跟他老頭子談，說閒話便有礙著自己在座的意思在內，因而很興趣地站起身來，說先回通裕休息，等尤五來一起吃飯，商量生意。

話還沒有完，尤五就拉住他說：「小爺叔，你等一等。我跟老太爺稍爲說兩句話，一起走。」

「好的，那麼我在外面坐一坐。」

「不必！」老太爺對尤五說，「你小爺叔不是外人，有話不必避他。」

「不是我避小爺叔。我們是無法，人家找到頭上，不能把耳朵遮起來。小爺叔不相干的人，何必讓他也曉得？眼不見，心不煩，多好呢！」

「這話也是。那麼，雪巖，你就到外面坐一坐！」老太爺提高了聲音說：「來個人啊！陪客人去看看我的蘭花。」

老太爺養了好幾百盆「建蘭」，有專人替他照料；就由這個人陪著胡雪巖去看蘭花——一花一葉，都能談出好些名堂來；胡雪巖沒有那麼雅，敷衍著混辰光，心裡只在想，是甚麼機密而又麻煩的大事，尤五看得如此鄭重？

想到尤五在他自己家所說的「送鬼出門」這句談，胡雪巖恍然了。那班「神道」大概是「小刀會」的；不然亦必與劉麗川有關。

一想到此，又驚又喜。驚的是這要「造反」，尤五和他老頭子不要被牽涉了進去；喜的是小刀會的情形，尤五都知道，避凶趨吉，對自己的生意，大有益處。

只要益處，不要壞處！他在心裡說，這件事倒要跟尤五好好商量一下。

好久，尤五才跟老太爺談完話出來。於是招呼了陳世龍一起出門；「小爺叔，」他問，「你是到我那裡，還是到通裕？通裕比較靜，談天方便。」

話中的意思是，到他家便可以先跟阿珠見面；在這時來說，無此必要，所以毫不遲疑地答道：「到通裕好了。我有好些話要跟你一個人談。」

因為有這樣的暗示，所以到了通裕；只有他們兩個人把杯密談。